

宁波好书

雨过天青千峰翠

——读励双杰新作《秘色》

黄 岚

辛丑年的暮春三月，收到双杰兄的《秘色》。一翻开，好精彩的开头！我所熟悉的地名，第一个出场的是藏云溪，第二个是栲栳山，第三个是什么呢？带着“寻宝”的急切心情，我在4天内看完了这部3月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炉的长篇小说，信息量太大了，我得好好捋捋。

小说中随处可见慈溪乃至浙东元素，既有地名，也有历史事件，让我闻到“自己人”的味道。离开慈溪虽有20年了，但慈溪一直深藏在我心中，愈久愈亲。这次在《秘色》中，第一页就看到“太婆桥下的藏云溪”，立马在脑海中搜索了一番：有藏云溪，但水势没有这么汹涌澎湃！那这个虞崔台到底有没有呢？我不确定。小说中写到，虞崔台，两姓人家隔溪而居，若阻断左右外出的山路，这里就是世外桃源了。而且台内的土质与众不同，种出来的大米，制作出来的瓷器，都让人难忘。接下来作者讲述鸣鹤场的小酒店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只内装什么宝贝的木头匣子被栲栳山的强盗窥视了，鹁蚌相争，得益的却是一个磨刀的人。当然其后还有黄雀，从磨刀人手上拿走了这个装宝贝的匣子，引出后

话。书中的慈溪元素还有观海卫五磊寺上林湖后司岙等，当然其他浙东元素包括四明山、余姚、上虞、镇海都有涉及。在作者笔下，四明山放排的水路比旱路更有风情，浙东运河的影子也更加显眼，看来，作者是要为这一方山水作传作记了。小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直到最后，作者在后记中才老实地揭秘，说虞崔台是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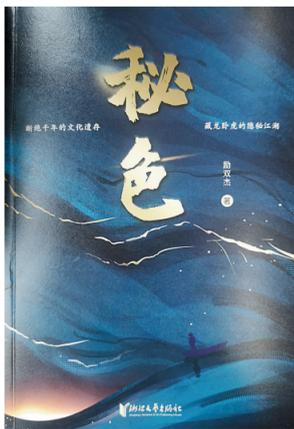
小说中涉及的史实，我知道的有一个横河七星桥之战。我曾到过横河访七星桥，在近桥处有一个横河战斗纪念碑亭，旁边的宣传栏上记录了这次惨烈的战斗情况。1941年，余姚、慈溪等地相继沦陷，当时浙东大地上，有姜文光、姚镜人带领的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三大队在抗日。横河时属余姚，当时七星桥下的东横河是运输要道。三大队得到情报，说日寇有一批货要经过七星桥，因此他们准备伏击。结果三大队被汉奸出卖，反被日寇伏击，29名队员全部牺牲，异常惨烈。在小说中重温七星桥之战，又引起了我的愤怒和悲伤。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牺牲，更激发了浙东人民的斗志，豺狼来了有猎枪，绝不让豺狼在我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是秘色瓷，抢了“爱情”这个小说传统主角的风头。男一号虞崔文与三个女

人之间道不明说不尽的爱恨情仇竟沦为配角，关键是作为读者，我一点不恨秘色瓷的夺主“抢戏”。一开始，慈溪的国宝秘色瓷是深藏不露的，其影子却贯穿全书。那些喜欢秘色瓷的人，不清楚“秘色”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为了找到古籍文献描绘的“雨过天青”色，展开多方寻找或研制。虞崔文为逃婚离家九年，那个他不喜欢却从小订婚的崔宝珠，在毫无怨言的等待中，竟无师自通地试验烧制秘色瓷，且一步步接近成功。

一开始就猜那匣子中的宝贝可能是秘色瓷。没想到寻踪过程中，这匣子一次次被转手，一次次离揭开真相只一步之遥，作者吊人胃口的手段十分高明，最后的结果竟是如此出人意料。

书中打鬼子的统一战线，联合了民间的各方各派，力量之大，令人感动。发生在虞崔台的最后一战，让我相信正义之战必胜：以尾田为首的日本鬼子，想借道虞崔台到达后司岙掠夺国宝秘色瓷。待他们进入虞崔台后，以虞崔文为首的村民们，联合了抗日锄奸团成员、国军伤兵、四明山排民、栲栳山土匪、寺院出家人、江湖游侠等，各方人士在国仇前，放下彼此间的纷争，一致对外。连被迫做了日本翻译的向江东，也转身打起了鬼子。



只有这样的大统一战线，才最终赶走了如狼似虎残害我同胞的侵略者。小说充满了主旋律、正能量，看得人热血沸腾！

除去这些大场面的国恨家仇情节，还有一些轻松的风花雪月戏以及浙东生活小场景，令我印象深刻。特别是随处可见的浙东小吃，如羊骨汤加上两个香喷喷、脆酥酥的焦饼当早饭，看得我馋虫大动。心想不知是不是我老家的天元焦饼？还有老太婆面店的面、老光棍馄饨店的馄饨，虽都是常见的小吃，但在虞崔台，看得人肚子都叫起来了。

小说最后，那一只八棱净水瓶被成功烧制出来，青绿光润的釉质，如雨过天青，如千峰竞秀，非常动人。结尾是开放式的，我很想知道主人公到底喜欢谁，会不会有续集呢？

妙笔著丹青 真知识画图

——《从前有幅画》读后有感

傅晓慧

设想一下，如果你面前展开一幅古人绘制的名画，你看得懂吗？我说的这个“懂”是你看得出这幅画高妙在哪里，欠缺在何处？画家采用了怎样的笔法，也就成了自我风格？也许这些问题一抛出来，我们这些并不专事绘画研究的人如堕五里雾中。但鉴赏绘画，虽可见仁见智，却不是说绘画作品

本身不存在衡量的标准。《从前有幅画》便是以通俗、幽默的语言，通过赏析一幅幅古代名画，教给读者品画技巧的一部书作。由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审美往往相通，古典绘画又和传统诗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看画的过程，也就成了提升美学修养、增加文史知识的过程。

《从前有幅画》梳理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展的一条基本脉络，有重点有主次地介绍名家名作。比如最早时，作画之人并不被称为“画家”，而只是匠人类别的“画工”，专替宗教机构画些具有宣传性质的作品。到了公元4世纪，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和吴道子这“画家四祖”出现了。但很遗憾，这几位大师无一一人留下真迹——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都是后世摹本，好在从摹本中，我们依然可以窥探到画坛先贤的精深造诣。像有着“吴带当风”美誉的吴道子，他不仅擅长绘制道教神仙图，还发明了靠行笔的轻重缓急来表现线条粗细变化的“兰叶描”。

《从前有幅画》不是那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书籍，它解画释画，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趣味横生。

在介绍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的宋代摹本时，作者提出了一个貌似非常简单的问题：画上共有九人，哪一个为虢国夫人？然后再一一辨析，用近乎推理的手法进行排除。在综合考虑人物表情、动作、服饰、所骑的马匹种类及马胸前佩戴的大红绒球（学名叫作“踢胸”）等因素的基础上，作者最后研判：由于唐代贵族女子中流行着穿男装的风气，所以“虢国夫人”也可能是画作最前端的那名“男子”。

宋代绘画艺术兴盛，画家们画人物画花鸟，不亦乐乎。其中有个名叫陈容的儒生却极喜画龙，并有《九龙图》传世。图中的龙各有神态，有的劈波斩浪，有的穿梭自如，有的青云直上。陈容绘龙形、摹龙神，还将自身向往寄托于飞龙之上，气象豪迈，令人钦赞。到明代，出生于“东吴富家”的倪瓒，特别擅长淡雅的山水丹青。美学家李泽厚形容这种“淡”为“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沉默”。此外，倪瓒还创设了“一河两岸三段式”的山水画经典构图模式：画幅最上面是淡墨勾勒的远山，下面是碎笔点点的汀渚，中间则什么也不画，以代表万顷烟波之浩渺——画家是希望

观画者能用自己的想象去填充尺幅间的留白。

当西方绘画进入“现代”“后现代”阶段后，毕加索、达利这些超现实主义大师画出了惊世骇俗的作品，那个时候他们用画笔诠释的已不再是现实世界，而是他们心中的世界了。中国也有类似的画家，譬如比毕加索早300多年的陈洪绶（又叫陈老莲）。他画的陶渊明，比例失调；画的尊者，脸长如驴。然而鲁迅先生却盛赞他：“老莲的画，一代绝作。”为什么呢？因为他笔下的不和谐、不均匀、不规整会给观者带来迷惑、压抑、惊骇之感，从而在瞬间震撼人们的心灵，产生一种比传统之美更为强烈的力量。其实当绘画艺术中的“美”和“像”被前代画家推到极致时，后来者肯定得另辟蹊径，才能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陈洪绶笔下那些个性张扬的画作便是明证。

如果我们不懂画，那么我们就“看画是画”。但当我们懂画以后，就将“看画不是画”，而是能理解画幅所映射出来的画家心境、艺术追求、时代风貌等更为丰富深邃的内容。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看古画，你所能获得的，会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荐 书

《游魂故乡 野人天堂》



孟火火的身份很多元，他是职业电影摄影师，又是旅行家、作家和诗人。《游魂故乡 野人天堂》是孟火火出的第三本游记，也是他系列游记的暂告收官之作。这是一本行者日记和域外写真，图文并茂，生动有趣。

都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作为一位电影摄影师，为何不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偏要像苦行僧一样，在风餐露宿中体验不同的人生际遇和经历，挑战体能的极限和未知的风险呢？用火火的话说，要想成为电影艺术家，不断成长是必须的，“内观”与“外观”同样重要。而“外观”从哪里来，旅行是最好的来源。这又应了中国的古话“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旅行让感官不断得到新的

作者	孟火火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1年2月

刺激，生命的维度也得到拓展。

给火火这本书作序的10位国际友人，虽来自不同国家，却用不同的文字挖掘出火火身上的优秀特质，这也反映出火火一路上喜交“驴友”的事实。

孟火火绝对是一个心中有爱、感情真挚又不乏幽默的艺术家。在书中，他写了自己鞋子意外失踪的事：老板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通过调取录像的方式找到“偷窃者”。火火闻此言，当即表示不再追究，他要给别人留有颜面。火火在旅途中曾经见义勇为，帮助女士追赶抢劫者；他也曾把自己剩下不多的藜麦正气水让给最需要的人；他还有在孟买雇人贴600张邮票寄往世界各地的传奇经历……火火的幽默是天生的，在书中他常用“谐音”来搞笑，比如用“六弟”代替佳能相机的“6D”，他在骑行中自创的对联，让人捧腹大笑。火火是作家也是哲人，在他的文字中不乏奇思和妙语，如“在这个世界上，终结遗憾的方式有两种，被成全和成全”“爱情跟旅行一样，告别是注定的，相遇才是奇迹”……不禁让人有强烈的认同感。（推荐书友：朱延嵩）

《谁在敲门》



作者	罗伟章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1年4月

本书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小说。生而为人，不可避免的是，在人生的某个关口，会遭遇母亲的离世，至亲的离世往往带来不可跨越的悲伤。

小说以“父亲的病”为导火索，采用定向爆破的叙事方式，将子人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裂。从得知父亲住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护时的手忙脚乱，从选择放弃治疗时的迫不得已，到直面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同的悲痛和不同的难处，凝练成对生死、道

德、人性的感慨与叩问。

作者罗伟章，四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声音史》《世事如常》等，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寂静史》，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拆开》《路边书》。曾获人民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系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继《饥饿百年》写尽“父亲”身为农民卑微坎坷、坚韧不拔的前半生后，《谁在敲门》以“父亲”的离场为切入点，“父亲”的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子辈辈悉数登场，成为新时代的主角。大时代的洗礼悄然改变着每一个农民子弟，在道德与欲望之间如何坚守与自持？每个人在时代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将成就他们不一样的命运。（推荐书友：励开刚）

《中国企业的超越追赶》



作者	彭新敏 吴晓波 吴东
出版	科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12月

由宁波大学商学院彭新敏教授等人所著的《中国企业的超越追赶》一书，讲述了中国企业如何从势单力薄的产业追赶者跃迁成为创新能力突出的产业领导者。本书的三位作者是深耕于战略管理与技术追赶领域的重要学者，一直扎根于中国本土企业技术追赶事件，开展长期持续深入的研究活动。本书通过大量扎实的案例研究，呈现了海天集团、慈星股份、海康威视、舜宇光学、宁波韵升、均胜电子、海能达等七家中国制造业企业（其中六家是宁波制造企业）奋起直追的生动经历。

在这七家企业已经超越了行业内的强有力的跨国竞争对手，成为各自行业的全球翘楚。一方面，这些企业非常擅长追赶，能够充分发挥中国本土企业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又能够超越追赶，利用新一轮科技兴起的机遇赢得先发优势。本书在理论方面参考了技术追赶领域的经典研究，详细记录并分析了七家案例企业在多个关键制造领域如何逐步建立起创新能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力地支撑了案例企业从一个后发企业成长为如今拥有多项自主研发专利的全球顶尖国际企业这样一个非凡的成长轨迹。

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后发企业的竞争战略提出了重要观点。在超越追赶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既有可能实现从“追赶者”到“领导者”的转型跨越，也有可能落入“追赶陷阱”从而重复“追赶—落后—追赶”的循环。本书记录的七家案例企业是通过组织学习和创新策略，构筑起创新能力进而成为行业领导者的，案例公司的具体管理实践给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订者以重要启示。（推荐书友：李磊明）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书人茶座

最是情深忆母亲

林 颀

写母亲的作品，总是让人心绪难平，引起共鸣，也让我们思考女性的共同处境。

今年母亲节前夕，我读了林贤治的《故园》、阎连科的《她们》、杨本芬的《秋园》。《故园》和《她们》都是回忆家乡人旧事的散文集，关于母亲的部分写得最好，最是情深。《秋园》则是一部传记体小说，60来岁的女儿，想起往事，想要为母亲这样的中国普通女性立传。

三位母亲，各有人生路，可是，只要把三部作品放在一起，就会发现高度的重合。她们生于民国，经历战争，小家如小舟，风浪里四处颠簸。后来好不容易有些安定，接着就碰上了吃不饱的岁月，她们羸弱的肩膀必须担负全家老小的生计，苦啊，熬啊，天灾人祸实在太多，艰难日子望不到头。月落日升，人生的光亮，怎么就那么稀薄，她们就像植物，有着天然的向光性，仍然亮堂堂地活着。她们全部高寿，活得很老很老，活成了老灵魂。

林妈妈是土匪的女儿，七岁丧父，九岁做了林家的童养媳，每天都要上山砍柴，要学着操持家务。阎妈妈不到一岁就丧母，因为父亲再婚，她只能和傻子叔叔一起生活，十七岁时嫁到阎家，一辈子在劳作中度过。在《她们》里，阎连科特意讲述了“劳作”的涵义。

阎连科说，把女性的劳动称为“劳作”，是汉语丰富奇妙的表现。在“劳作”中，女性不仅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出苦力，回到家还有烦琐无尽的家务在等着——烧饭、洗衣、缝补、带孩子，乃至于烧好了饭，还要一碗一盆地给老人、丈夫、孩子们端过去。吃完了再一碗一盆地洗好摆在灶房内。所以称呼女性的劳动为劳作，表明比劳动更为辛苦和烦琐。

中国普通女性，大部分是类似的劳动者，很少有例外。相比林妈妈和阎妈妈，杨妈妈的童年时代，要幸福得多。身为药店老板的女儿，家境小康，她有会上学，婚嫁的对象是斯文体面的军官。只是，历史的翻云覆雨总是拨弄人

的命运。想起《我俩的故事》里的平如、美棠，《秋园》里的秋园和仁受，境遇相似，也伉俪相知，却没有平如、美棠那么幸运，无法厮守到老。

《秋园》的笔致素淡，沉静中却有暗流汹涌。作者写仁受之死，惊心动魄。那是1960年，仁受变得干瘦干瘦，脸上现出菜绿色，成日闷坐着，成了人影子。一旦有口吃食，他就眼冒凶光，变得恶形恶状。到了后来，他的身体渐渐由干瘦变为水肿，浑身肿得一按一个水印，还有水渗出来。就这样，作者白描式地讲给你听，一个人，如一滴水，消失在长河里。

那一年，秋园46岁，她心爱的丈夫死了。秋园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已经急病去世，不久以后，她还要面对另一个儿子的亡故。

三部作品，无一例外，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人世太苦，死去的，尘归尘，土归土，可那活着的、被抛下的，该怎么办？锥心刺骨，血洒下的，擦干了泪，她们仍是母亲，仍是家庭支柱，倔强地活下